九華集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奏議　　宋　員興宗　撰

上皇帝書

紹興三十二年四月　日左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員興宗謹昧萬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聞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人心不感則離離則天下之不和不平者將應之矣人心之感不感

聖人初不間乎內外也以信示人無人不信以惠懷人無人不懷使天下畢信畢懷是之謂德感也恭惟祖宗建置社稷餘二百年永永傳不替之象獨非有以德感人者乎此不可不稽也臣愚不佞待罪三館嚮者丙戌之秋嘗入建請北方歸正之士捨氊裘襲冠帶本非前日一都督府力能誘而來之者誠以吾宋有大義中國有至仁北方將士樂歸陛下之德故也陛下感之亦極矣願幸加意以禮始終之是時國家未萌還俘擄之議

而臣之預言如此陛下過聽不以下臣迂愚其後繼用
王友直於江上將王宏於步軍其餘才武以次録用此
聖主至斷至明者也中外卒以為是今者敵因盜賊之
萌乃起俘擄之請玆事體大應酬若失便關安危臣日
夜念此至熟也陛下若曲徇外庭之言不計利鈍不愛
歸附姑曰還其十百以緩目前之患臣恐患自此滋矣
且王言如日外庭乃欲蝕之使朝廷前日為義今日為
不義前日示仁今日為不仁虛敗德意莫甚於此又況

俘擄一搖懼者必衆十可以聚百百可以合千風塵飛
揚肘腋為變甚可畏也其性純良者自此生心其慕教
化者自此絕望懷反側者自此有詞心剽賊者自此鄉
道陛下異時有事北方沿淮以北陛下縱欲募用其人
不識誰肯為陛下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也今欲外
圖帖息之計內寛流附之心陛下曷不試臣令畫三策
於前顧臣之策必不為此敵餌為中國羞也用其一則
可破不直之請用其二則可以塞無已之求用其三則

可以成久禦之利惟上所命也謂宜今日因往來之使或對境之便遺之以書曰近聞侍旺懷異而楚州不知州之罪也本朝居數千里外其及知之乎比因大國有言然後覺之其楚州官吏並已竄謫沿邊軍民並已戒約則本朝申嚴大國之意可謂曲折矣且侍旺自分必死故支離其詞奈何大國聽之萬一本朝獲一姦盜安分析黨與入北界者本朝亦聽之乎如是則不直之請可破矣此臣策之一也又遺之言曰甲申之歲大國議

和唐鄧海泗荆淮重地也輒舉以遺大國口血未乾繼有兩淮之役俘取吾民凡數十萬本朝兼愛南北之赤子惠顧前盟不敢求也今俘擄百十奔迸四出死生莫知大國累歲求之獨何意歟觀此似欲摇動和議曲不在本朝天地鬼神其實臨之如是則無已之求可漸塞矣此臣策之二也傳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獨用兵處事亦然也臣竊笑前者王琪等經理淮上引見而對朝辭而出道路莫不指目布置張皇竟以泄露諸將

所以備敵者近乎虛聲而敵所以疑我者積乎實禍臣
未聞事機不密而可用鷙鳥不伏而能擊者也是乃敵
所以數啟紛紜之談歟今皆見之矣臣謂今日之事當
卑其禮而長其息賒其日以寬其詞悠悠以靜處之縱
不見信必無大侵然後潛正師律默課農桑陰蓄器械
使事興而衆不知敵如何我則久禦之利漸成矣此臣
策之三也彼敵自辛巳及今迭戰迭敗豈真健者哉謂
秦無人故直欲以威刼之耳如不出臣三策則正墮敵

計悔無及也或謂臣之三策當矣陛下必審處之矣陛
下智勇能遠圖天威能亟決然尚有可慮者太上之意
主於和柔故陛下一切委順今者欲出詞拒敵恐不遑
也萬一生事如太上何如大孝何臣愚以為此正陛下
所以事太上而稱大孝者也大孝以安社稷為悅一旦
歸附動揺流人怨憤憂獨不在社稷之間乎昔唐肅宗
起師靈武猶不欲以憂遺君父當時以孝與之况陛下
至孝萬萬肅宗者乎雖然敵勢實不可保陛下奈何不

早為之策哉漢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晉蘇峻名亦反
不召亦反今臣度敵之勢和亦變不和亦變特其變有
早晚耳而說者為徑與俘擄則繼今可以免禍是猶抱
虎而寢指虎之終不噬已也嗚呼亦愚矣曷若整械飾
穽求所以禦虎者今迺欲專用抱虎之術哉內外歸附
亦必用此潛窺陛下以為榮辱死生之決也措置一失
禍猶發機從此殆矣而可無思乎陛下若未賜清閒之
燕得熟數於王陛願首試臣三策以次畢用之若衆不

附敵不怯榮名不成則是臣飾說欺君者也臣請死

嚴爵賞劄子

臣聞爵賞者國家之大紀也自昭其紀則無人不服自紊其紀則無人不輕苟一目稍睽則萬目漸弛或致胥商末流委巷餘子脅肩而冒祿攘臂而市爵雜糅士類士蒙其醜此何義也且軍之有功功之有賞乃國家所恃以責實也三軍所恃以勸後也有司疎怠實已乖戾求以勸後將如之何傳曰非功獲爵則爵輕非罪肆刑

則刑褒謂此類也臣竊見比來軍功死事之家以功許
補授子孫外並許其親異姓甥婿之數申明承受是乃
國家欲感士心答天意收三軍後日之效可謂恩矣然
朝廷雖有元創冒授指揮一一明具令所在軍將保明
於大將大將保明於本州本州類申於省部如是則隄
防檢押者甚至且密也然而户為胠篋本以防盜也大
盜至則并胠篋而取之人為法制本以防姦也大姦至
則并法制以亂之今恩澤一下有力有貨賂取交闗同

姓者遷作同房非親者指為近親委巷塗販一日華軒
士卒驚顧此豈三尺賞功本旨哉臣謂自今兵將死事
之家既無嫡親子孫及其近屬但當設法與給度牒及
不理選限名目之數使其曲折貨售惠滋一家終世飽
煖亦無負矣何至紛紛欺隱損國家之名器輕授之人
乎又近來死事之家多以無力陳乞而有力陳乞者決
非死事之家彼有力則百方計會事雖虛誕必不沮難
無力則事據雖實例蒙退却致使軍中勳力之後雖有

正嫡子孫不免低直輕售蓋壞陛下德意者有司也昔
康定詔書諸軍將校尉歿戰陣者並仰逐處子細一一
勘會如不實者亦有明科伏望申嚴是禁諸將諸州令
後保明被受恩澤之人或不能子細推考或勘會失實
朝廷覺察並乞重賜行遣庶幾爵賞之重有益國體

廣招募劄子

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所設人之所畏也故蜀
有重關之險扞蜀者莫若守關吳有長淮之險扞吳者

莫若固淮若夫荊襄之地千里坦坦此四戰之地也外無長淮以闌之近無重關以固之無關無河是無以為險者矣彼有險者聖人常以為慮無險者信不可以一日無備哉昔者宋齊六代之間夷盜南顧屢作屢止不能窺尺寸土壤蓋是時此地為重鎮此鎮屯重兵故也然則荊襄枵然無以為險者是不當以兵為險耶況又春夏之間漢水可涉道路之多錯出可數自光化出次湖可以窺夷陵自臨汝出新野可以窺襄陽自唐州出

棗陽可以窺西鄀自陳州出宛丘可以窺光化苟無堅甲利兵厚集於此則深恐漢蜀之勢脈絡未通首尾難應異乎常山之勢矣是則可憂者也臣愚伏望陛下曲軫宸慮起福未形擇諸將中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者經制此方且使以屯田為名徙内郡之兵增而戍之徙之不足又增募之蓋今荆襄之兵甚少而守蜀之兵一有外慮千里抽發未易致也或謂臣言朝廷於荆襄未嘗不擇將諸將未嘗不募兵臣謂諸將招募無術以負陛

下委使者也臣自湖北所聞悉矣凡捕人補軍如捕逃亡給予虧約諸將之令既不自信矣人誰信之前日劉錡在荆招募茶商凡數千人以充正額苟得其術曲折如錡則盜賊亦可招亦可用也况吾民哉韓琦曰招軍次第在人員不得侵取例物無他阻滞人自不隔如此則捐數十萬緡得萬兵矣琦之言舍小成大之術也惟陛下諸將增戍之外又益私例使廣招壯實庶幾一方即金城之固矣

恤義士劄子

臣聞威惠偏廢不可以御軍軍法一偏不可以用衆使惠而無威則人不畏威而不惠則人不懷然後知撫士育人者凡以張吾氣而保吾威也使列將大校平時察察奴役其士獸驅其人則衆人披離居常已無足恃一有風塵之警則又有足恃乎臣謹據興洋一帶義士西蜀東道之扞蔽也其地險以厚其民力以武幼脫諸父母之懷其心皆可以義動可以勢役者是以紹興之初

王庶在西邊極力措置凡城郭鄉社民各有户户各有等庶使分等以出丁分丁以代卒無事則更閲有事則出戍或與捐本户之徭又與免本身之役恩意甚接科條甚具庶區區行此者非獨為保蜀計乃為保國計也是以南山控要害之衝義士熟識利害自生其地自戰其地人懐保妻子守墳墓之念宜其專也臣覩饒峯之役梁洋之役近時散闗之役義士與有勞焉朝廷悠悠而竟不知者諸將掩之也有能以王庶之心為心則人

有告矣然而邇者是曹宽抑類有四焉此邊將罪也蓋
義士比諸縣弓手手力實無顧緡然官能驅之而使無
辭者以元降措畫等第與免官業錢故也今則竄易文
書實者未必得免免者未必皆實一宽也凡有戰事正
軍堅甲顧避弗前義士楮衣驅以先進近時諸司有議
增置甲楯量欲給之議一出口而劍南士民飛詞詾詾
夫仰父俯子者劍南之士所知也一家接踵肝腦塗地
如義士者劍南不知矣二宽也王庶之役義士也大閲

則有食錢出軍則有贈給衣糧錢其有異功籍定名姓以次官使令義士捨農而出枵腹而反勞則有矣飽則無之功則有矣賞則無之三寃也給與之初義士戰已輒罷則各有一家之樂邇來官司無故占破俾之芻牧俾之負擔俾借官吏往來之役且義士者謂之民乎謂之兵乎謂之民則不當私擾謂之兵則不當私役今一切反此四寃也夫以邊民有是四寃為將帥者忍不加慮臣愚望陛下下四川宣撫司體量優恤如興洋等處

曾實充義士之人被官司抑勒不與依數捐免家業錢
者並許本名申訴即與捐免諸陣亡之家亦乞照應此
例施行其本户尚有餘丁乞更不差義士名目後有闕
數於多丁處别乞抽補或當戍守雖令自備衣糧外亦
乞令後更與減量本户雜科名色務從寬厚其諸將州
縣平日無故占破私役並乞依私役禁軍法務在必行
仍乞取王庶初行約束一一相度檢舉庶於邊民不敢
怨望其義士元有兵官統領一員將領數員亦乞下宣

撫司選差為衆樂推如近時閻寳之徒自足為用又照得階成岷鳳熙秦界上自紹興辛巳曾被宣司給散旗榜之人累有勞效被諸將掩遏未能申列者今後有願充義士名目亦乞比附興洋義士依次與免科徭庶幾西邊後有緩急增助官軍之勢不致危急得承平義勇之遺風伏望特出睿慮詳酌臣言使邊人生路一開挾纊之思肆徧非獨結西陲之心亦聖主仁不異遠之意也

恤歸附劄子

臣聞天下歸往謂之王四夷觀赴謂之中國樂於觀赴而極其歸往聖人之能事於此在矣臣竊觀鄉者江淮歸正士卒捨氊裘襲禮義此豈一都督府有以諭而來之耶誠以吾宋有大義中國有至仁北方將士樂歸陛下之德化也臣前自上流過松江諸郡歸正之士往往而見其間游談坐作意態慘戚多不自聊者臣退窮所聞則所在統軍宿將不能推原陛下德意接之不以恩

惠是以罽罽相從於此臣竊思之華夷萬里異生不異情人之生去親戚而舍墳墓甘酸苦而受困折者皆非情之所安者也設若諸將能為朝廷相親相比布露恩私如待寵子如支漏甕則歸附之士未暖席而得更生矣近聞諸將輒有奴隸服役之者臣恐歸附生心役不以義則其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情則其效上之心薄待不以恩則其投命之意衰風塵忽警是縱虎狼於檻而保其不噬齧者也如是其可乎臣以為諸將無見於此

矣昔唐初有事於突厥中葉有事於中原回鶻特勒之徒何力國昌之將其人皆番種也其兵皆番兵也唐有恩以寵之巍官劇職共濟其用而共復京師唐於歸附一日不輕如此未聞諸將服役之且陵籍之也臣愚伏望陛下垂厚恩布明旨凡歸正士卒分戍所在深詔沿江督將與逐路帥臣務加存恤賜給之間務加優厚使其客主之勢一委曲相濟則情自相通然後旌其首戰功狀最白忠効最篤者陛下時賜勞問亦寵矣後有綏

急出入死地彼又何辭安知無國昌何力之徒為我用為我守哉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足使此事是也惟陛下幸察

察敵情輪對劄子

臣聞聖人有外懼故有微權有密機權以忍而後濟機以忍而後發忍不忍之間安危繫焉使其屈伸在我乎日屈之一日伸之大事不足定矣外懼何為也哉昔勾踐為國蕞爾國也奉夫差以玉帛又奉以子女常人所

不忍者句踐一切忍之此豈其真情也哉彼其奔走事人之日皆陰謀生聚教訓之日也故吳不有越而越卒有吳者句踐得此微權也曹公之於袁紹也地不如紹兵不如紹紹未除大將軍孫不拜也則避紹而與之曹公豈避人者哉彼其曲意奉紹者所以怠紹之心而緩河北之兵也故袁不并曹而曹卒并之者曹公有此密機也彼兩人與而機權用機權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霸易霸臣固知其忍而後動也恭惟陛下稟希世之明

天錫之勇常有掃清中都囊橐宇宙之意矣然而即位四年遵養時晦敵有小大勢有堅脆陛下權敵以御時俯已為和柔之盟陛下意豈在是哉機權之在是也陛下忍之亦至矣越王曹公之事規摹雖小充而用之必在陛下度内也然臣近者聞諸道路敵有無故之形和有不堅之意衆説紛紛不可執取議者猶以祖宗待契丹之禮以待之是不知役已者也自紹興至今敵凡幾和和亦幾變信書在道暴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後日

庸可保乎豈可見其形不察其實信其偽不昭其姦百事揚揚猶類平日上下復欲長此安窮也為今日之計志慮當堅籌謀當預措置江淮諸處屯兵幾所孰要孰害兵甲增減為數幾何孰訓孰惰諸將可倚者凡幾何人軍食可理者凡幾何事誰善應敵誰長守扞至纖至悉不暫懈弛臣猶恐其未也若將相循循尚猶偷玩今日得報則四面倉皇明日無報則整容閒暇謀國如此譬猶抱虎而寢虎未及起因謂之安未有不為傷矣夫

四夷軌道兵甲不興誰不願之不幸或有外禦雖宣王不免也臣竊恐近臣大吏專以簿書期會為事舍此弗圖一旦有警因循將何及也詩云維彼雨雪先集維霰而知雨雪者見其兆也陛下察敵之兆而預計之機權在中應變在外陛下舉能辨此願戒小大之臣勿為婾怠而已杜牧曰國家大事小臣不當言臣與牧同一罪也惟陛下幸赦

九華集卷六

宋 員興宗 撰

奏議

請侍讀疏

臣甞謂論道三公之職分也不得其人則虛其職是以三公無官後世備論思之學稽論道之意獨講筵之官似之傅說戒高宗曰王人求多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欲勉其君執古誼以御令世其人雖商之

大臣其詞則講筵之體也恭惟我祖宗神后式嚴是選自從臣而擇有望自初見而至畢講既命之坐又賜之宴其意以為尊經樂誼不如是則善敗之鑒細大之事將有壅於上聞者矣則是可急也以九重之深上司萬事之柄衆職之微有不敢行有不得言獨宰相可以輔行臺諫可以輔言不幸而言之未至行之未及其從容暇豫之際意旨畢陳幽隱畢達天下不於講讀者望之將誰望乎昔李淑侍讀仁宗嘗言曰觀唐室名見近侍

講經本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人君多借是名與近臣
談議政事耳在我真宗時則有若馮元賜坐已竟亦多
詢問蓋宸居祕邃深防聞聽之壅也淑之言非惟識祖
宗之意亦得數開講筵之意真知侍臣體裁厥後歷聖
相紹風流相形美政事多自講筵發之而司馬光呂公
著蘇軾之流以此名一時而耀後世則又講筵德誼之
老也可無念哉陛下天資睿智動法祖宗前後建置講
讀之官誼至篤也然臣尚恐侍臣循循一本舊習正先

儒所謂案旁講經數行而退如此彌歲所益幾何是不可以不宿戒也況今天下大務可達者甚衆陛下所恃者民也今談利之士巧飾百端指無為有是顧身而不顧民陛下所扞國者軍也今將領之人大率肆欺是顧家而不顧士陛下所恃為俗者士也今衣冠雜襲避礙一律是好訣而不好直至使上薄陰陽乖戾之積連雨併晦陛下振發威勵既流賊墨之將旋竄祕賂之子海內且稱快矣夫以聖主抉微察蠹其勤類此執經入侍

者其忍嘿嘿負之然臣聞近已得旨自今月乙亥開局除雙日休暇旦望之外前界大禮講日無幾臣願後殿說書之日權住諸司引對小事如景祐之詔可乎仍諭講官須得一經之中擇帝王欲知之事明令日鑒戒之之體如咸平景德之際可乎凡求經意之先後在權政體之緩急臣願如先儒康定之疏既讀寶訓先解防邊要務之類可乎若其他又量令展日沓令直宿情愈通則義愈至不拘忌諱用表憂勤此又希世之奇事也賤

臣其敢必哉或謂臣言國家張講讀之席止應故事耳彼儒者之言使人拘而多畏礙而不通漢高帝所謂為天下安用腐儒者也臣謂不然天下之所腐儒者非特聖主惡之雖臣等亦惡之也今郡文學州博士項背纍纍沉議惑疏秉筆相輝者是已國家念與為治陛下豈少此等哉若夫更擇通儒一二鋪張仁義之治統臣謂雖百世不可易也孰與左右便嬖之言出於愚誣者乎昔魏徵勸太宗行仁義封倫笑曰徵儒生也言安足用

其後徵言果皆施行唐是以有貞觀之治太宗曰此徵勸朕行仁義也惜乎不令封倫見也然則通儒之所謂仁義竟何尤乎陛下舉念欲步武唐太宗臣願參稽以此則聖益聖明益明矣況六經決非虛器文武決非異道廣問決非否隔帝學決非小用敷求聖治於此在矣臣言狂僭不勝懇懇納忠之至

風俗議

臣聞聖人於天下之民寬然無所不愛彼無所不愛則

宜其無所不教也天下之人油然而生林然而羣方聖人之未作教化之未敷性或淫而傾情或暴而放其始非能周旋曲折而安於禮也雍容和易而安於樂也純一不移而安於信也質直通明而安於義也聖人憂焉有道於此驅天下之人潛納於其中銷其冥頑之資而制其暴戾之氣使之雍容溫厚由於禮樂而歸於信義雖千百年而俗不變世雖衰弱而民必歸厚三代之風例皆如此彼亦何以至此也則教之使然也臣觀其時

朝廷鄉黨閭門之間雍雍穆穆其訓則五常六學其分
則士農工商其衣則黼黻文章其食則籩豆簠簋其治
則井田五刑其進取則學校庠序其宴飲則鄉射齒德
之分其野祭大蜡則有歌鼓之節朝會相御之禮一揖
之為安而三揖之為尚再拜之為簡而百拜之為尚是
其上下紓徐不迫之態形於日用之間而舉不以為難
者自後世觀之三代之君民教意煩勞得無迂濶而不
可用歟不知禹湯之君惠顧元元其導之深習之熟禮

樂信義便民而無蹈浮薄者其權固在於此也嗚呼此三代之所以為治周孔之所以為言而當時所以為俗歟及秦之興暴而不親刻而不舒非笑先王之六藝破壞聖人之藩牆天下之士民相與從事於迫急慘酷之法不復有三代沖和容與之態悲夫秦世輕為天下而壞風俗者乃至於此哉漢室之興公卿上下知斯人憔悴而難與為治也遂欲振之以安謐示之以不競其後縉紳噾噾和附氣益不振故始變為阿諛之俗東京之

士懲前世之禍起於柔懦而不振也中世以降奇言過行多矯激以振之故東京再變而為矯亢之俗矯亢而不已故激而為變者必出為三國之惑亂三國惑亂而不已故激而為變者必出為兩晉之虛無其後則愈激而愈變俗愈流訛至唐猶未有所底止也惟我國家列聖相嗣斯民坐解凋弛陶染忠厚故太祖太宗以至仁宗聖言日出足以聳動天下比亦三代先教後懲之俗也陛下臨御以來每於民風尤所加意比採羣臣之言

戒奔競去苟且凡有以涉教化者無所不用其至矣德肩三代道並祖宗信其無憾也然臣竊窺遠邇之間習俗久染猶有未盡革者是則官吏不能盡敷德意之過耳且如巨藩劇邑尅民大姦豪斷鄉曲挾持官吏州縣恐懾則弭首而奉之橫欺小民長其頑嚚此一俗也姦人誦法如誦詩書以教唆為養生以鼓鬬為樂事良民怯畏蓋亦坐是此又一俗也士人以干擾郡縣為資生官吏以販貨道路為得計漸廢廉恥不知紀極不知聖

哲在上豈容如此此又一俗也糜金之工肩摩不息暗銷之匠踵接不已奇異之貨夸尚相仍權量出入大小盡變巧詐敢爾是官吏不戒約之過此又一俗也凡此四俗州縣尚未盡革而川峽為尤甚也陛下高拱九重民俗士風久在聖度凡臣所未議者聖明已先行之惟此毫末決自聖志即賜禁戒此猶順坂走丸也其又何難之有遠邇之間習俗久染猶有未盡革者是則官吏不能盡敷德意之過耳

議虛額疏

臣聞天下有經常之法有權宜之法何謂權宜之法四川折估是也蓋常法則可以久行權宜之法雖可行而不可久久行則其法必弊若從其弊而漸革之則其害乃可去也臣請言四川折估虛額為四川宿弊之說蓋折估之始起於趙開之申請開常言鹽酒為四川之利因民所産定為官課郡縣之間鹽戶酒戶有上下之不同故納錢納引有多少之不一方其設法之始均科於

蜀蜀中地力甚全民力甚裕是以開在紹興之初雖川陜多事一跬步而能運百貨一咳唾而能濟三軍非開之才獨能辦此當時蜀產浩繁亦有以致此也譬若少壯果悍之人使其負百斤行千里雖日行而日不蹙蓋其筋力足為之用也自開之後利源漸廢蜀之有司既無開之才惟效開之短鹽利則累年而必取不知地力有時而竭不可以必取也酒利則拘數而欲敷不知酤賣有時而微難望其畢敷也譬如華顛癃老之人復欲

責其負重而行千里以同於少壯其果能勝乎臣見近
時蜀之有司無術於此惟出茍且大則施刑禁小則行
笞箠彼知為己取民以逃責不知為朝廷違責以愛民
其用心果何如也是致比年四川郡縣之間鹽戶酒戶
貧乏可念或有戶竄而名存或有力均而額重或勒鄰
里承煎而首尾俱壞或預那儹撥而前後皆貧或委吏
推排而吏又不公或誘人逭淘而仍增新額陵逼萬狀
其弊無他有司務趁折估知取其利不見其害故也至

最甚者驅催不足累歲闕陷遂積虛額額則虛立而長
在錢則從何而可追蜀之有司日移一令月行一牒多
許所欠州軍通融補撥舊欠然諸州官緡各有定額臣
不知使之通融者以何窠名令之補撥者以何物色有
司心固知其不可但昧心而力行之爾賴陛下至明至
哲照見廣遠邇者下四川總所增造錢引三百萬以備
虛額西民聞之式歌且舞此聖主欲割費便民大除宿
蠹之秋也然賤臣尚恐蜀之有司猶暗大體簡忽詔音

雖令有除放之文恐蜀未遂蠲減之利臣愚伏望陛下
特命中朝剛果開亮之臣外稽軍實遍約吏費別總四
川實支之數使逐歲所取合所用所用合所取如此折
估可以議減虛額可以漸去也然議者必謂四川實收
之數不及實支之數是以難議臣請得以難之蓋四川
諸處未嘗無濫費特患未節爾有如諸司送往迎來折
送多至數千緡者府州諸色頭子諸州贓罰輒入公庫
亦有至千百計者郡縣籍沒田產郡縣闕額職田大郡

中郡歲月亦至數千百計者其他浮泛之用不經甚衆曷若減此不急之用而補虛額之闕急者乎浮費一減既補實支之闕補雖未盡亦少濟矣萬一朝廷續有給降四川錢引尤大惠也況陛下既得剛果之臣體訪浮費削去冗目又稽軍實何慮虛額之不能減乎又前日頒下三百萬之數并乞分令成都等路州縣從其年至某年並與鹽酒戶各減實數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庶幾民間通知逐戶均減名下所欠不致諸司州縣臨時

欺隱依舊含糊有分俵催科之弊也兼乞令蜀中逐處
州縣各納實收實支之數於户部四川總所又併納焉
其諸司自今復有苛刻於實收外增加取民者請論如
法若困敗州縣自紹興之初雖係折估實收之數元額
日漸不敷者亦乞量與捐減如是則事出朝廷恩洽四
遠矣

議冗員疏

臣聞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獨治故因民而設官知吏

不可以泛命故量官而置吏使天下吏稱其官民安於
吏用一人則百人勸登一吏則百事治事任至簡則員
不容多擇吏最精則士不容濫一吏去則一吏補材業
之相形小大之相勉外郡之官闕則選之於士民省部
之官闕則選之於外郡至於禁從以上次第選置其材
愈高則其用愈遠職業一定無有泛濫之虞三代漢唐
之初所以世蒙其治吏安其分者由此之故也逮至隋
唐之末風俗寖流廉恥墮壞天下之吏紛紛沓沓上設

官者不已下求仕者亦不已凡有司選部所集如聚蟻鴈塡咽滿前因資除授有司不敢措手於其間雖欲察其賢否賢否恐未易察也臣觀唐末此弊頓甚百官泛濫有試銜有設官有兼有守有判有知聯絡輕重仕法如此其不齊也用以進士用以制科用以辟名入用以雜科流外與夫自薦鬻爵之名縱横錯雜入流如是其不清也彼以仕法之不齊入流之不清雖使左稷右契知銓掌課一旦欲去冗之弊臣竊見其難為也而況隋

唐拘拘不變者乎恭惟國家奕葉載德太祖太宗振刷
海內真宗仁宗法而效之累朝惟以賢俊為急不以除
授為私太平興國初朝官班簿纔二百人至咸平初止
四百人天聖元年漸至千人夫以四海之大設千員之
官當時猶病其冗故先儒李淑謂明道以前選士一歲
入京官不過數人祖宗欲革冗濫纖悉如是真為萬世
法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明照羣臣嚴東百辟一有鶩
緩不職之吏投閒置散此聖意欲除千載之惑而大驅

吏蠹也然銓司諸路每一官闕猶不下數人爭之大抵仕流尚冗人皆見任子之泛皆病進士之濫皆患特恩之廣心則知之不能出口何也恐一言則怨者衆也然臣子之義可以利國者不䘏怨言先儒范仲淹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冠蓋塞路簪紱盈門謂之賞延無乃太甚願與大臣特新此議仲淹以任子之制不少加裁節則吏源卒未可清也臣願朝廷畧稽仲淹之節任子損其制可乎此言行則一冗去矣先儒李淑嘗奏疏於仁

宗皇帝曰取人既廣則求學益踈願啟封閱名兼採聲實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進士入等之準是進士或至泛濫則實材未易致也臣願朝廷畧稽李淑聲實之説可乎此言行則二冗去矣先儒蘇軾嘗言於哲宗皇帝曰吏部以有限之官難以待無窮之吏將來特奏名止乞量行收取其餘不理選限是則特恩積弊不去則僥倖或有未懲也臣願朝廷畧行蘇軾量取之説軾之言行則三冗去矣凡是三冗皆吏道之大冗也今

朝廷既以漸革之則吏亦漸省矣吏省則遂可以省祿祿省則又可以省費如是則薄海郡縣凡在仕版漸不紛雜不逃陛下指顧之用也昔唐太宗定海內官七百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唐太宗聰察之主猶且如是況陛下天稟聖智倍萬於太宗者乎願陛下一加揀擇則海內之至幸也陛下邇者已詔有司加意選事外銓吏奸如銓曹之門隱匿闕次引例異同捃摭小節之弊已漸削也若更少清入仕之門於此至治果日月

冀也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七　　宋　員興宗　撰

奏議

議功賞疏

臣聞所謂大臣者任法不任私所謂常人者任私不任法蓋天下所以治者法也所以擾者私也法既立則下無自而私私既勝則法無自而振國之號令且視此為屈伸矣三代之初因人之功罪以為黜陟當賞而賞當

罰而罰故受賞者無不勸受罰者無不懲昔武王之為周躬履天下之籍有未下車而賞之者蓋於封墓式閭之餘遂起列爵分土之事使人目擊而心化武王之於功賞何至切切如此彼以鼓舞天下之術誠莫重乎此也是以賞之所在以為則成以化則勸經曰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若安靖之初而羣功不報臣恐武王無暇垂拱爾此所以經營曲當示天下牢固不拔之具歷世三十載祀八百咸以是也傳曰祿賢不愛財賞功不

踰時武王有以得之矣恭惟國家世載明德太祖太宗之威福兩柄如春如秋不吝高爵重賞網羅真材實用如雷有終在蜀尚給功帖七千逮至仁宗皇帝遵而行之若賜曹利用則有據功遷補之詔若賜范仲淹則有空名宣劄之補天下之士皆悉力以衛其上當時非特可以氣使殆可以名劫也今陛下天錫勇智之資又傑立於至治之世繩諸將以法度明諸軍以紀律又以賞功為最邇者命有司分為三等凡諸處保明歸義立功

將士量功給還其資臣覲聖明威令超卓智者思效其謀勇者樂致其力縱橫施設無自而不可此實希世之遇也臣愚尚恐邊遠之地軍吏出入未盡依得朝廷元降賞罰之格萬一有淹遲啓倖之人冤抑無告之士乞參以熈寧之詔意示之可也先是陜西宣撫司申諸路將士未依賞格者詔定立功將士應合酬敘之人令主將對衆敘定務從簡速將士有功主將對定既畢明具姓名申奏不得以隨身牙隊及親戚牙隊移換有功之

人致抑壓可賞之士如士卒顯有勞績為人移易者為人抑壓者許經諸處自言如是則功者無所寃倖者無所得此賞功之本誼也今陛下明詔在前既盡其凡其餘指顧即定矣臣觀近來陝西死事之卒主將非不欲優恤而諸司目顧纖末死事未滿旬日有先閤其請受者未滿數月有不受其告訐者彼有司但識斗斛之積為得意不識明主風勵士卒本意也臣愚併望朝廷申明舊禁凡死事之家至半歲或周歲然後始住請受仍

許家之壯丁或家之至親一名填刺亦庶乎知朝廷德意寛大也

議國馬疏

臣聞因國之方在於置衛置衛之實在於市馬使四邊得才幹之吏有司有責實之政馬何由而不至衛何由而不備雖因古之法時增損之臣亦以為有餘矣蓋五代之末監牧多廢官市多闕國馬遂不蕃庶自我國家之興遂大葺治每歳遣使多方命官太宗皇帝興國之

初詔市一十七萬咸平巳後其政大修諸坊諸軍積至二十餘萬飼馬兵校多至萬有六千人至芻藁亦近七十餘萬標占坊監亦總四萬餘頃檢示牧事纖悉至此可謂備矣雖周之初設養校之官多牧廋之職亦不敢望吾祖宗之世也恭惟陛下豐德大業隨獘指顧應時寧一如川秦牧事尤切加意務選清强之吏逺以莅之此乃國政總核之實也臣固蜀人曾吏牧司市馬西方躬見其事敢為陛下言之蓋川秦所分市馬之地陜西

則階文西和等州四川則黎叙南平等處每處置務每務置官內陝西只就宕昌博易至要至便然臣觀川秦博馬之物不過數四有錦有茶又有紬絹陝西則多用茶而少用錦四川則多用錦而少用茶隨其所需有無相濟是宜良駟來者接踵然招誘無方間不得人蕃客不至馬額漸闕何也市馬者數病未去也陝西買馬之物惟仰茶貨蕃部既已馬中一旦得茶或乏旅費依舊以茶當緡前此監吏漸與收茶支錢時時稱提自重其

貨邇來不能矣茶貨一輕何從致馬此一病也茶自蜀
中出關經興利等州然後漸至宕昌蓋近二千餘里鋪
兵沿路摘葉代茶雖有明禁無由遏止以至博馬之際
番部多方退難此二病也市馬必置門户之人蓋猶中
國之牙儈也假如良馬一駟直一百五十餘千則必中
賣二百以上費門户之人及本務吏胥之徒四分取一
官失其貨私取其利此三病也馬司下賣引所市絲織
錦分支機户及其市錦分科三等馬司出上等之錦價

多得中等之錦色蓋胥吏與錦户有無相通暗相資取錦物既惡折博艱難此四病也市馬之初雖曰羈縻遠人見馬支物然而不至如近時監買不職以病為壯以短為長以齒多為齒弱如黎雅等州至馬司未滿千里每遇送綱不乘不騎道死相望況更萬里綱運其可保乎此五病也臣愚伏望陛下乎照上項川秦市馬五病嚴諭牧司自今四川胥吏牙儈舖兵之類一復犯此乞罪不貸使折博之物無不良監買之吏無不職則蕃部

之馬無不至矣臣又聞議者且欲更張從夔路水運小
臣未知信否也其大利害小臣固所難窺然天行莫如
龍地行莫如馬今欲水行似違其性也昔歐陽修嘗言
蜀中珍貨貢物多不出三峽蓋峽水春夏湍悍有仆溺
之憂惟麤惡之物則徑從三峽人亦多視為棄物也馬
政國家之本官吏其敢視為棄物乎或者謂國家近時
輕費綱運尚從此路不知綱運或擔或囊盤灘避險臨
時般出措置非一經從烏道亦似無害羣馬之來其積

如山固不可由犖确之徑灘險又終可保乎又夔路深
山最為窮薄錢糧槀草未易常足驛廐皂棧未易創置
兵人牧卒遇小州縣未免騷擾恐約束未定慮在歲月
之後也小臣無知竊以為荊襄之路未有大害未易更
易臣願朝廷紬繹而察之臣愚知貢誠天闕因言川秦
市馬五病其終敢輙及此惟陛下裁赦

議征税疏

臣聞上世之法簡後世之法繁前世之吏朴後世之吏

姦上世法非欲簡也民純吏朴有令即從有義即服法
不得不簡也後世法非欲繁也民訛吏姦令之未必從
聞義未必服法不得不繁也夫以朴吏而奉至簡之法
一有不行行之必易為力也以姦吏而奉至繁之法終
歲欲行行之亦難為功也昔者有周之初關市譏而不
征澤梁無禁天下日用之物不征不禁故物易通流而
國易足用此文王造周之始其國非特輕其征稅且又
無征稅也至成周之時吏亦少簡民亦少繁故當時太

宰之職有九賦以斂財其中有曰關市之賦及山澤之賦及幣餘之賦此即近世州縣商税一切用物所存物額之類也當是時周公相周知民吏益於前世其法不得不繁其吏不得不選故周公之於周官雖文武關譏不征之事有不能行者相時之宜經略世務故也且周公之時已不能盡行文王之法而欲後世盡行周公之法可乎但漢唐之世多不能遵用中制以法周公之遺意科目繁多漸成横斂故有税算緡税雜物税間架税

六畜之類見於前記以為世戒臣亦不敢并舉也惟我
國家創業之初一洗前代之弊是以太祖皇帝動守經
常凡為國苛賦横税尋即停罷聖子神孫守為一定至
天聖中有司以乏用請税緡錢仁宗皇帝謂泉貨之利
欲流天下令輙税之可乎則祖宗之於民税不特常慮
之又常欲輕之也今陛下志勤道大節用簡取無日不
行卹民之詔無時不下此即祖宗用心文王用心也然
今日郡縣税務多與州府通同尚皆不遵憲度自為一

已而殃物不為朝廷而變物臣敢以荆湖三峽論之荆湖三峽皆邊大江自當百貨流通而近年以來蜀物少出南貨少往四遠之利未敷用物稍致闕乏何也蓋稅物之六弊所至也三峽荆湖所過稅務不問南客貨物之多少輙欲加等重稅斂攤遖負此一弊也沿道千里武夫小吏以為監官豪奪暴取設弓羅箭如待寇至此二弊也本無稅物監欄一面虛唱謂之花唱南客辨爭則不可欲去則不能拘留旬月自然聽命此三弊也商

客類至專欄預行資覓多得則稅輕少得則稅重輸官之物未至而私遺之物先達此四弊也監專有私取之數異乎赤歷之數僻鎮外縣卒難考稽所得在私所虧在官此五弊也在州則知州以稅務為鷹犬在縣則縣令以稅務為肘腋百色呼須暗行賠填是致稅務苛刻州縣不問商旅無訴此六弊也夫此六弊之不去則稅額未敷其坐此乎今臣之愚欲望朝廷明詔荊湖三峽諸路申嚴法禁大革前之六弊仍令諸州遞差清強官

無行伺察離軍武吏未曽親民及經諸司保舉者願勿
補衝要監稅之官專欄暗覔及輙以弓箭恐嚇商旅者
乞罪不貸行人稅物並許依約國家元法如稅務敢以
少為多以輕為重被客人首告者亦乞坐之如是則物
易流轉郡縣遍蒙其利矣陛下德高天下此言雖小在
陛下聖世一事之可察度聖量如天必兼納而博採也

議守令疏

臣聞古者天下之勢分寄於列侯今者天下之勢分寄

於列郡古以一侯守一國今以一吏守一郡其賞罰政
教施為措置皆足以繫一方之利害外邑即古之附城
也縣令即古之子男也大小相貫職任不淺守令其何
可忽也兩漢之治惟此為急能吏所在近即近取之遠
即遠取之才業俱備名實相副是時百官有能然後為
刺史刺史有能然後為郡守公卿者又選郡守之有能
者也郡守不輕其付至於如此若乃縣令之取其法類
是孝者廉者諸郡則舉之才者賢者五府則辟之既久

而後進既試而後用初用則以為長漸用則以為令故其士民已信其人蒙其化是則兩漢縣令之輕重亦猶太守之輕重臣嘗反覆窺兩漢之册不見其輙輕此職也嗟夫自唐中葉以降太守之職寖薄矣齊民寖受其病矣若進士者多以不根之文決科十數年之後則得之任子者多以乘肥衣輕之餘遊宦十數年之後則亦得之將吏者多以泛泛奔走之勞十數年之後求試邊郡則又得之夫以取之之實既異於古進之之塗又多

於古是以若此其無別也雖然數百歲之後一遇聖制此弊即可滌去也恭惟陛下思深道遠聽覽明備天下之吏舉無不矚而況守令最為近民者乎臣竊聞道路之言邇者凡守臣過闕廷陛下必察其辯智以驗其才問之政事以覈其實退又咨訪以考其行陛下丁寧加意牧守乃三代命侯之意兩漢不足進於陛下之前矣然臣竊觀今者州縣守令未盡仰認德意勵已修飭此則諸路銓格之病也蓋銓司及諸路務拘一定之制凡

知縣兩任例闕陞通判通判兩任例陞知州吏以資而
授其官如人受雇而計其直一有不與恐其怨咨是以
昏懦不職之徒養資以苟延歲月遂可因循而望州郡
如此之類前後不可槩舉彼以非才得州郡於莽鹵則
其治郡亦必出於莽鹵得縣道於苟且則其治縣亦必
出於苟且臣見比年治郡之吏閭不得人多僕役其境
內或貪送迎以自尊或徇燕遊以自適或指宣布為虛
文或以苛斂為善政縣令之弊與是相等壯者則欲苟

免而亟去老者則欲苞苴而緩行一邑之間簿書有不精者吏胥有不畏者徭役有不均者鰥寡有不恤者是固先儒之患矣仰賴陛下深察此弊通者聖旨令諸路守臣體訪部内知縣或有癃病老疾之人申取朝廷指揮改差岳廟如貪贓暴虐者亦奏聞取旨當議罷黜聖謨洋洋縣令殃民之政自此庶少革乎然而臣猶慮州郡大吏猶有囂然不率者欲望朝廷更加精叙始則嚴其選中則督其課終則勸其實而郡縣庶幾畢理也蓋

諸郡通判一有不才不敢自用郡守可以制之郡守不才加以自用通判無如之何矣臣愚伏望諸州通判闕陞知州自非卓然有顯異之跡曾佐其州建明其事曾佐其官能去其弊雖資合入郡既無此功又無平日行義郡國之符不宜輕付此臣之所謂始嚴其選者也監司既以舉刺守令為事若守令有非常之績與不可掩之罪監司能舉能刺則宜同其賞不舉不刺則宜同其罪乞朝廷常令監司課守令又令御史課監司用力少

而見功多總覈名實在陛下指顧之間決無難者此臣所謂中則督其課也昔張九齡常以郡守之能者宜擢為列卿縣令之能者宜擢為臺郎陛下比嘗召擢能吏矣聖意廣遠自超古昔臣願益充而行之臣又見四川等處中有繁劇縣道最難治者不下數十累年闕官非故闕官也吏不敢為也伏望朝廷令四川倅具繁難縣道合有幾邑幾年闕官能吏如願調者一任無過乞與特轉一資如是則劇繁之邑有才者必不辭無才者必

不至終歲無闕官曠事之弊矣此臣所謂終則勸其實者也夫以守令不職擴陛下日月之明赫然臨於其上又因是三者勸懲於其下臣將見郡縣畢治矣臣言雖若尋常然細慮之治本實不過此陛下亦必樂聞之蓋聖人常有父母斯民之心無一日而不在民故也

議節財疏

臣聞天之生民以君而司牧之故君人者養民者也百吏者推君之令而同養斯民者也民者蒙君之愛養而

出力以事其上者也上既育物以養下下復勉力以事上則上下俱利矣臣觀三代之君率多節巳以愛人故人常有餘隋唐之世率多取人而徇巳故人常不足財力至此非獨時之弊法之弊亦由乎用物少節之弊也用物少節則知出而不知入知求而不知約無為後日之計者此陸贄之徒所以有裁節之説也臣請舉小以喻大令有一縣之令下收萬家租稅之額上有諸司期會之迫善為令者必先示以閒暇預計所入之豐約以

權一縣之難易內決於心外集於事早夜思之曰吾邑歲入為租幾何為緡幾何每月合趁辦者是何色額合裨補者有何事件夫如是則官緡可以及期雖至期而足手不亂是其慮之先定量入為出之說也若夫不善為令則造端散亂當後而先當先而後所斂之數無定期所撥之物無常準縣必不治事亦隨闕然則天下之財果在乎預計之節出之所謂驟取而濟用不若謹用而緩取之為易也多費以臨民不若愛民而費省之為

愈也悠悠千載於此清而草之者則必存乎其人矣恭
惟陛下即位至今道肩三代始則罷四方羨餘之入又
嘗減諸處浮游之用賜予羣臣莫不有節塗金飾翠莫
不有禁陛下愛民謹用之事躬行既有方矣然邇者軍
旅之後州縣一歲之入纔供一歲之用未暇乎三歲之
積也吳蜀之產各供吳蜀之用未能為江淮之助也豈
諸路監司郡守知取而不知其術乎陛下比令逐路求
省費用講究實有可革弊事聞奏無事文具諸路終未

有卓然之說上當聖意者小臣其敢默默也臣於前二議嘗指陳州縣廂軍之冗及吏員之冗是最害財之大者若州縣員闕合有撙節去處自今乞為量置如一路兩轉運添差鈐轄之類是也吏俸歲入千緡上下減百吏則異時歲減百萬緡矣此一利也諸軍逃亡而額存有虛為請給者廂軍羸幼不堪衆役有濫為請受者異時兩項並覈其實以百萬之衆淘汰一二萬不致他慮矣若以二萬為數他日一兵歲減百千一年即減二百

萬緡矣此二利也吏既有俸又有職田之入聞朝廷大議借取三年而用之其實可以減之也此三利也江淮禁銅鐵越界而四川鐵錢既已應副淮上有司宜盡力不辭然今蜀中所用鐵器多是暗銷鐵錢顧更申明此禁亦救四川錢荒之一耳此四利也如四利既講則浮費可以日削國財可以漸裕陛下躬行堯禹約己於其上有司遵法覈實於其下其又何憂臣觀太祖太宗之初南得荊楚東得幷潞其費百出所以優贍不乏者竊

迹前事大抵兵不冗員不濫用不浮故也先儒范鎮嘗
言於仁宗曰天下大計宜常較出入常定經制願詔大
臣使具太祖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時賦入
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
與今賦入之數官之數約取中道以立經制十分為率
以幾分給兵吏幾分給郊廟幾分備水旱為之十年則
可以致治矣凡鎮之說即臣量入為出之說也伏望陛
下不以蟣虱小臣之言特賜聖鑒使臣前項所述四利

稍見記錄雖然爝火居日月之旁爝火為不明庸言陳聖哲之前庸言為不智陛下天日之照如此尚何待小臣之說也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是以列此也

議軍實疏

臣聞天下之慮不在於軍而在軍實之不練軍實之不練猶無軍也練之不精猶不練也不練不精有司乃憂軍冗而欲去是却行而欲前也三代之初兵本於農農出為兵以農之有常數故兵之有常人一家各備一卒

之用其有老者有疾者有單丁而無告者皆不役於軍
及其有事官非役指衆之家即役少壯之士其勢截然
如頭如足如臂之相衛開闔進退無不在我國未嘗養
無用之卒故卒甚精庫未嘗出泛濫之費故費甚省此
三代之際所以綱紀四方百守而百全者率用此道也
及管子治齊始變周制使都邑異鄉使兵民異處國中
之士為兵故兵不與農鄙野之民為農故農不知役管
子之慮至此僅能謀齊而已甚非先王之故也然當是

時合齊國之士軌連鄉長之法一軍不過一萬三萬即
為全軍桓公用此以高步列國使諸侯弭耳聽令者猶
以齊之軍實教之不繁而擇之不冗也秦漢之後事大
變異矣兵卒皆以募効用致官居有營伍之制動有尺
籍之拘最後又有黥墨之記彼一市其身於縣官雖老
雖單丁皆終身而不得去若有司一旦欲去之有司為
少恩矣昔者嘗聞之先儒曰兵自二十巳上至於衰老
不過四十餘年勇銳犯堅不過二十餘年若廩之終身

則是一卒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推之則養兵十萬五萬可去矣屯兵十年則五年為無益之費矣誠哉是言也臣觀秦漢以來兵冗而墮者常危兵練而精者常安如王尋役百萬於昆陽苻堅役百萬於淝水袁紹役四十萬於官渡哥舒翰役十數萬於潼關彼其中安能無老弱錯雜之卒又臨以好戰之將使斯民無罪而就死地者無怪也殊不知威武本助文德聖人使紀律常嚴賞罰常信則人人皆賁育矣雖休息已足張其

軍威何至於多且冗也恭惟我太祖皇帝櫛風沐雨既定禍難四方又安取斯民而撫摩之天下備禦之卒不過三十餘萬郭進李謙浦之徒屯戍一方多者五千少者三千而已及太宗真宗皇帝軍額稍舒亦不過四十餘萬仁宗皇帝之時屯戍西方范仲淹歐陽修之徒已有減汰之說矣皇祐中文彦博一言減保捷軍凡三萬五千歲省二百四十餘萬此皆祖宗之成憲也今陛下天聰天明法則祖宗常以招募精勇外謹屯戍為居安

慮危之備以勵諸將德至渥也邇者令將帥掐填務閱精鋭頒甲樣製務令備具粲然統紀文德之助蓋已肩於三代矣然臣竊慮逐路諸將循例畏謗冗散未去精勇未填此不可不深為之謀也臣觀軍興以來諸軍寄名挂守身居市井實不至軍其額尚存臣不知其幾人也闕額未填旋有亡者又有逃者軍吏未行刋落主將亦多猶豫或半匿而不申或時申而未盡臣又不知其幾人也老者病者請給之法自當減半今則庇覆溷亂

終身廪之其無歸者官自當給其願歸者亦不得去至於老死妨占軍額臣又不知其幾人也如是三冗悠悠皆有可慮諸將軍實豈能得其實乎假使一軍三萬每一萬五千人若實覈冗病死逃者一千人三萬則為冗者三千人矣推諸路言之若有十八軍則共為老弱等二萬人矣一兵歲費百千一歲則為二百萬緡矣其間實有願歸者軍吏畧與賙給亦非傷恩者也况陛下身同堯舜節用勤身諸軍必不容暗冗之病臣嘗走邊為

吏具得所見悉其如此不敢誣也臣愚伏望戒勵諸軍敢有竄匿私名以亂軍實一切禁之軍若有逃亡軍吏不即刊落其私入者令後並許陳首與捐其罪不首則朝廷自有明法諸軍老病衰弱退有所依願為民者亦宜聽許若無依倚則方給半分錢糧上不失恩下不失所此則兵之三冗可以漸去也臣又覩四川等處廂軍至濫夫廂軍者有事則可以備禁軍之闕其可太濫乎今諸處多刺孱弱或刺羸病一家或至三卒或至二

卒止為州郡威儀而已間有無狀之吏終歲私役那借
則謂之差出之卒逐月納工匠事藝終身避免則謂之
事藝之卒朝廷置兵本以衛民今之蜀中乃以蠧民患
至深切君門萬里何從知之此賤臣敢為陛下申言之
也臣今併望嚴賜聖旨如四川等處廂軍年十五以下
强增歲月或羸或病以欺州郡自合並許州郡精加檢
察然後入籍諸司諸州軍以事藝工匠為名吏或受取
並乞以贓論如是則天下之吏不敢自私天下之兵不

見冗濫各為徇公固本之計濟世之急務臣未見有過
於此也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八

宋　員興宗　撰

表

賀太上皇禪位表

儲神淵默頥黄屋之非心敉巳謙虚昇青宫而嗣德慶闗宗社歡動臣民中賀伏以振古獨髙二帝為大有唐共述三宗最賢然猶遜位於垂耄之年亦見推功於多難之際聖賢襲迹今古一途未有再造四方已布惟清

之化中興三紀備愜經遠之謀忽息機於百慮之先旋脫屣於萬幾之外推天神筴垂世成規實祖宗有以相之雖堯舜何以至此恭惟太上皇帝道參化育識照機微久矣旋乾轉坤抱神欲靜超然收視返聽與天為徒獨淵謀無紳笏之干故至斷不著龜而決特興戚節益壯丕圖而臣其遠導恩言久塵法從覩昌期而自慶贊夐美而無階神人無功道自貽於簡册大德必壽年有永於罔陵

代賀皇上即位表

體乾之造膺景運以嗣興如日之升融至仁而畢照鴻稱久正海寓交歡中賀伏以考古驗今惟聖作則本祖宗之家法下陋漢唐敦父子之至情自為堯舜禮極清寧之際民歸靜一之中曠世莫聞惟天有相恭惟皇帝陛下外昭信順内奮英明昔青宮屢廣於仁聲蓋黔首常蒙其陰賜果符秘篆肅紹洪基大横庚庚九廟巳光於龜兆休期復復兩河將入於輿圖臣某久綴從班遠

分使措接千歲之統今幸見於隆平奉萬年之觴尚阻
陪於下列

擬虞丞相謝轉官表

右臣言伏蒙聖慈以會要成書宣麻進臣官秩已具辭
免不允者遵聖制以定羣心既昭大訓貪天功以為已
力恐累公朝退度義以未安雖成命而宜改借踰斯甚
懸負敢勝伏念臣出自寒鄉用緣末技顧輔贊彌縫之
久曠豈討論潤色之可能念天下本在朝廷宜守爾典

況當今務行故事敢蹈匪彝編摩分命於羣工緒正實資於帝力雍容埀裕俯仰成書士方誦説以欣愉世亦驚嗟其神速豈期膚學首玷寵光雖悉上送官獲終寅奉而因人成事其敢言勞顧收增秩之榮以對揚廷之誤伏望皇帝陛下特回至鑒深察備官庶無過予之嫌俾遂少安之請雖為國立經陳紀之故多聚此書然使臣量力度德而行敢蒙大造臣之願也天實圖之

擬丞相轉官表

臣伏奉制命除某官仍斷來章者樞要之司任極榮於
西府桑榆之晚俾收效於東隅雖曰久遷要為非據中
謝竊以昔我高后無競維人凡參基命宥密之間必取
宏大靖重之器建隆而後惟曹彬趙普之元勲慶歴已
來有杜衍韓琦之故事是壯猷之元老故國人皆曰賢
主素信則功易成徳有餘而民自定用之云久聲誰與
偕况今當責實之朝固難以徇人而授而臣本寒素累
冒寵榮雖常力報君父之知每退自慙才力之淺昔參

機政愧無絲髮之微勞頻致愆懵遂覽風濤之可畏積憂以去為幸則多豈期中命於九天復使聯輝於兩地趦踰更甚報塞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務在急賢人非求備以國本根之為慮故時簪履之不遺謂臣奔走驅馳勞亦甚久憐臣造次顛沛心實無邪猥下優恩致茲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課不能無知名無勇功敢紹芳於前哲不泄邇不忘遠期默贊於神謨

策問

擬南省策問一道

問商之學號瞽宗學之中誰云樂之不必窮有司於樂疑諸君其析之考韶器益稷備音獨不見土竟何謂那之章祀成湯金石竹草奚四音之是揚也周有瞽合乎祖金絲匏土奚四音之不舉也周之祭不用商或曰祭也尚柔商也剛不幾乎聲之虧一乎宮有變宮徵有變徵或曰武王伐紂也律如是不幾乎聲之行二乎金石以重尚細聲瓦絲尚大以其輕匏竹草木無所尚烏得

平磬以泗濵簫以幽琴瑟以雲和以龍門以空桑貴産也音何如其為良女媧之笙簧叔之磬垂之鐘魯用之以其人之制也工工也與安考諸夏有九成廷堅治之商有九韶伊摯制之周有九夏文公第之或曰其夏頀武之别名也或曰樂歌章云爾則未知其孰是師乙論遺聲也五帝安知其商是三代安知其齊是八百之所制傳書者何考焉八能之所作繹禮者奚取旃曰燕曰縵曰散曰愷曰夷周所作秦漢而下沿之更之音奚若

也鍾夔而律黃命倫律夔而準漢君明準夔而通梁之武三者和聲將安取漢初制氏紀鏗鏘杜氏在魏古雅昌荀公新律阮公妙達俱在晉祖君張君旋宮調鍾皆在唐合羣才而方州鳩子野之徒與非與今日郊廟奏廟焉作而抑而揚而清而濁願稽英莖以來而商榷幸勿謝曰我所達者樂之化我所道者樂之常斯末也盍扣雲門生二舞郎也

南試策問一道

問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政政也者有善敗焉者也有得失焉者也得失善敗見乎迹而志乎言言也志於是世也稽於是夫然之謂史史弗良於言弗得於史也史乎史乎其容有病焉者乎大道不伸不自孔氏諸子秉非其筆矣甚非春秋之故也政以是晦史以是難幸也漢氏之興遷固躬焉知而好之好而述之世掌斯事本本元元其心庶幾哉其法欲有以自見也然而譏者評者謂之牴牾謂之剽易謂之進姦雄謂之賤死節謂之

易編年而病聖法諸儒之譏固也亦猶固之譏遷也不有斥焉則有疑焉孰是人斯博極斯至猶然而斯戾也下於二子若曄也壽也才之不遷而學之不固也其誰能任之嘻其甚矣史之難也至於晉宋齊梁後魏後周有隋有唐之書誕謾顛倒載筆至此非史實亡人亡之也為其甚則日流以訛併與述作之體而亡之吾嘗千載研覈為之盡心焉適生云死適死云生其事臧其人吉而敢以戾書其事戾其人不肖而敢以善書書於紀

則傳不見見於傳則紀不知人其人未必其事也志其事未必其人也有若崖鑱冢刻之詞有若稗官諧志荒忽怪徼之論斯亦可以削之矣而亦不削也故因誣而誣則誣益甚因惑益惑則惑不解至於日月也山川也姓氏也風俗之變也俄而自志則俄而自叛矣如此而史何史之與有嘻其甚矣史之衰也史衰且難此其十數至其他詭聖傷道則又百之矣是不可不詳其故也豈遷固典定本有先撥而枝葉自害與不然晉隋以次

諸史寖微寖壞何為安受其燼何亦莫之草也唐劉子
曰有學無才無識不可為史先儒曾子曰有明道之志
然後可以任史也彼遷固於此誼或未有合果盡合矣
乎其卒不合者凡幾合而異乎後史者幾何晉宋諸子
譊然荒惑矣萬有合此者乎無也是又不可不詳其故
也雖然日月出而爝火熄王猷著而萬目覩彼衆史之
此言也久將一變也聖有作焉新之矣於是為盛恭惟
邇者宸訓丁寧畢三朝奕葉之册進太上緝熙之典文

武神聖無前之蹟皆聚此書矣帝王之美煌煌充滿所謂天地莫量也諸史何等可望諸儒何等可窺乎彼晉隋流蕩佞史頻頻濁亂統紀如前所云者二三子盡亦鑑於彼而頌於此是乃揚巨麗而章至尊也玆事體大豈惟動流億年柳亦嗣三典踵墳索使難者易衰者興於是乎在也其無隱

擬策問二道

問民之事莫先於農禮之經莫重於祭昔之先王親於

南郊躬帝籍以為民先以事天地神祇以供粢盛醴酪
勸力穡而敦本業蓋此道素行也自周宣不籍千畒而
先王之典制不復見其髣髴宋興以來聖聖相承明道
中嘗行是禮矣然籍於東郊神位未正神考明睿果斷
徙於國南規模宏遠然未遑三推之禮睿聖嗣興紹述
先猷劭農之意形於詔吉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禮詳樂
備奠盛於斯時籍於千畒遂詔禮局議其制度矣則夫
土膏興動之時協風將至之候冕而朱紘之禮秉耒一

撥之制莫不備講將新一代之盛典丕揚烈聖之宏休
矣制度文采考古而宜於今者請試陳之
問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自諸侯卿大夫而下其數相
降以兩是以天子之七人固嘗在列矣然諸侯之有國
卿大夫之有家諍臣言未之聞焉况父有諍子士有諍
友者乎豈夫子徒垂之空言與抑有國家者置之而不
講與何以未聞也然則諸侯之諍臣與夫士之諍友父
之諍子其施設如何必班班然見於傳其精忠義氣應

有可言者願聞之

策彭州學生私試一道

問太平之治非一日而致太平之功非一日而成以詩考之言太平者五稱太平之君子者二厥道何由宋興以來聰明齊聖之君六七作夫聖神在御繼志述事治具畢張天下安於覆盂敵人畏威而遠遁澤臻草木鳥獸魚鼈咸若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玆非太平之時與世治而禮詳功成而樂備搢紳先生之薦頌扶

杖黃髮之獻言登禮中嶽泥金泰山茲非太平之會與然則太平之驗如此而古之人且曰太平無象何也願聞國家所以致太平之效與夫古之人所謂無象之說詳著於篇將以考覽

策問二道

問史有十類曰偏記曰小録曰逸事曰瑣言曰羣書曰家史曰別傳曰雜記曰紀書曰都邑簿如山陽公之記蒯氏之雋永姚公後畧陸賈新語此偏記者也蕭氏懐

舊志盧孚知己傳戴逵竹林之書漢末英雄之記此小錄者也顧協之瑣語謝綽之拾遺和嶠之紀年葛洪之雜記此所以竄夫逸事而勿敢逸者也世說說晉臣之世也林衆也謂之語林記衆語也藪聚也謂之談藪此瑣言之可尚而不敢遺者也其次爲羣書不徒目也紀益部曰益部耆舊紀汝南曰汝南先賢紀會稽曰會稽非故私之也亦不忘本也其次為家史譜其家者也揚雄之家牒裔恭之世傳孫氏之語紀陸家之系歷非竊

是名也所以重祖也若夫别傳雜記之類以次皆有法式自時作之更唱迭和不可謂無統主者也

問史之錄實錄也過實則誣失實則漫吾不知其為史也左氏簡以法遷固雖有法而不簡也遷固以次吾無得焉獨歐陽文忠之史史之巨擘者也觀其序云自開平終顯德凡幾年自河北放江南凡幾國自梁祖至周帝凡幾戰及其言實而不亂蓋其實錄也吾猶有病焉夫文忠之史五代也有所謂忠臣傳者孔子志春秋及

周不及夏商春秋周志也是以夏商無與焉本紀五代
而及唐無乃與春秋異旨乎五代有所謂雜傳有所謂
傳士二其行固雜矣宜文忠之病此也必不得已吾以
漢唐為正其臣且未正也吾姑以正名之五代吾所取
正也而曰雜傳曰傳何也先儒謂馮道葢有道者依世
寓迹者也而文忠醜之夫為史而貶有道者以不正為
正者以其事為實錄者非誣則漫矣文忠儒宗豈誣漫
者乎抑傳之失其真乎或真其真矣有不可言有不可測顧

有以告之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任溥

謄録監生臣黄鐘